有間矣

又曰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為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或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惑也

又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政故春秋曰春王正

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程氏學曰元年者始年也春者天時也月者王之所建也書春王正月者若曰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求端于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已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乃所以事天也春秋天子之事故先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

張載曰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楊時曰春秋始於隱公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
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
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
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謝湜曰元年君之始年也人君以德覆養天下始於
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

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餘見綱領上中二卷

又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

釋之曰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按春秋書法君與臣同與者則以國稱故不分君臣而包舉之曰治國先正其心遠近莫不壹於正人君先正其心則知行仁政然後能體元矣人臣知格君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其曰貴者始謂遠近之壹於正必自此始正其本之義也

秦人以建亥為正伊川程氏指為事之謬者失商周三統之旨明甚引其說非取之也姑借古史記事之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是也蔑魯地浮來紀地故也會
者彼為主而我往會也公會齊侯盟於艾公會宋公
燕人盟於穀丘是也艾齊地穀丘宋地故也其在魯
地雖外為主亦稱及賓主之辭也公及齊大夫盟於
蔇是也蔇魯地故也雖在魯地二國已上結盟而我
往會之亦稱會二國賓主已定故也公會杞侯莒子
盟曲池公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是也曲池洮魯地故
也

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爾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呂祖謙曰邾是魯之附庸須看先王自封建諸侯之外又有閑地散在諸侯之國或諸侯之有罪者則削其地以為閑地若諸侯之有功者則以閑地而增封之天子平時各自命王官以掌之如周禮縣師之職是也縣師之職曰掌邦國都鄙之地此則兼掌天下之閑地以總其目若諸侯之國則又各有其人以掌

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强使之强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程氏學曰詩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

亂焉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說而歸之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鄭伯之於叚可謂親愛之乎授之大都而不為之制失道得衆而不為之閑廼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稔其惡而志在於殺也故曰鄭伯克叚于鄢克者僅勝之辭也所以見叚之强大不書弟者所以志鄭伯志害其弟無親親之道也

楊時曰段失道由莊公之弗制故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罪莊公故也其始畏父母諸兄之言所謂小不忍也而卒害之其為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其弗制也姑稔其惡而殺之也始曰叔于田卒曰大叔則以見其寖强大也故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共棄之也

又曰夫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

謝湜曰親之以恩愛之以義親親之道也鄭莊公之於叔段也授之以大都畀之以兵草習之以馳騁田獵養其惡遂其凶使之為驕為逆而已於祭仲之諫也欲其不義以取斃於子封之諫也欲其不義不暱以取崩其處心積慮志於殺之而已兄弟棄親毀愛未有過於此也故莊公之伐叔段也春秋書曰克段罪其失親親之道也克兵勝之辭也稱克以示段之强以示莊公之稔其惡也段鄭伯之弟也段不稱弟

主輔以恩然後不害義
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
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
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
為未足又書曰克段於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
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
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
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

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泯絶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孫世世食祿而不絶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為必欲不絶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歎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頤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

去其天以示譏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莊元
年王使榮叔來賜桓公命義亦同此桓公弑君之大
逆既不能行天討以正王法反生而來聘歿而錫命
故名其宰以正其始去其天以正其終春秋謹嚴大
法可見
楊時曰以傳攷之則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
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
之母爾

失見矣名王臣以示賵之非宜則春秋退妾而崇嫡嚴閨閫而窒亂源其意顯矣夫緑衣之傷白華之怨其源皆起於貴賤之不明上下之不正此春秋所以謹名分而繩之也

胡安國曰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

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

魯人故也微者稱人春秋之常也諸侯奪爵稱人卿去名稱人春秋之變文也凡盟以國地而不書其君者其君亦與盟及宋人盟于宿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也元年及宋人盟十年伐宋敗宋師盟不足以固結鄰國可知也故人君務修政刑以服四鄰

胡安國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程頤曰祭伯畿内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不與其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

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

程氏學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春秋卿卒必録法所當爾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而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氏曰所以示薄厚也斯為可取蓋君於卿佐篤於恩禮則史册所載

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于内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説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月春公會戎于潛

程顥曰與之和好亂華之道

程頤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

四夷莫敢不服況於一戎之小乎故有國家者患內
不修不患外不順患內不强不患外不畏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
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
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
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
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
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

其戒遠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程頤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謝湜曰女子以柔靜為體以正順為德故昏姻必行親迎之禮雖然諸侯主社稷人民及親迎亦視勢之所宜而已其迎也以宗廟之命遣卿以國之貴卿將命其至也國君出迎於館御輪於庭禮之情文斯盡矣又何必去國越境然後為禮哉文王以莘女為配其迎也親至于渭而已則文王未嘗至莘也韓侯以蹶女為配而蹶為王室卿士其迎也于蹶之里則韓侯因入覲至周而迎之也諸侯親迎不必遠適他國於此見

之分定矣大昏嚴矣餘見綱領中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頤曰送女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謝湜曰女子以夫為家一於從夫而已故女子謂嫁曰歸夫婦人倫之本也昏姻失禮則亂生故逆女歸謹而書之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程頤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